増訂史記評林

大郷穆　點
伊地知貞馨

二十一

漢書
正
二一號

漢書門
五六六號　類
二一函
四架
二七冊

内閣文庫
漢書
五六六類
二七冊
二七九函
一〇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66
冊數　27(23)
函號　279　35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colorchecker
x-rit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唐順之曰、此傳到底只敘一事。

按師古云、於沛爲吳王、言行至沛而封拜濞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汙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嗣然淮南猶有後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內

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爲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爲一篇。

吳興　凌稚隆　輯校
溫陵　李光縉　增補
日本　大鄉穆　伊地知貞馨　點

吳王濞者。索隱曰、案澎濞字也。音披位反。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徐廣曰、仲名喜。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爲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索隱曰、謂獨行從他道逃走。間音紀閑反。自歸天子。天子爲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爲郃陽侯。索隱曰、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郃水之陽。音合。正義曰、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荊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甀。索隱曰、地名也。在蘄縣之西。會音古兌反。甀音錘。布走。荊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索隱曰、填音鎮。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吳王。徐廣曰、十二年十月辛丑。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

倪思曰、秦漢以來多有讖緯之說、故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蓋當時占氣者所說。恐非高帝能前知也。

何孟春曰、高祖封濞爲吳王、既前知其必反、然不思所以制之之道、而大封以成其反之勢、何也。帝戒濞曰、天下同姓一家、愼毋反。亦異乎古之帝王之所爲貽厥孫謀者矣。

按、豫章初屬九江王布。布滅後屬淮南王長。長廢後屬廬江王賜。非屬吳也。豫章當作故鄣。鄣郡也。

光縉曰、梁孝王薨時、餘黃金四十萬斤。吳王濞金錢布滿天下。

拊其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駰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爲難、又吳楚世不賓服。○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災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濞。如淳之說亦合事理。）然天下同姓爲一家也。愼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章。○索隱曰、案、鄣郡後改曰故章、或稱豫章、爲衍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爲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並屬章也。）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曰、按、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爲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民無賦、國用乃富饒也。）孝文時、吳太子入見、（索隱曰、姚氏案、楚漢春秋云、吳太子名賢、字德明。）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索隱曰、提、音啼。又音底。又音弟。）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正義曰、於問反。怨也。）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爲。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

漢時黃金多而王侯巨富乃爾。

按、秋請爲朝聘也。

楊循吉曰、吳理本不直、由使者言之、則詐情遂直耳。

陳沂曰、吳使者之言雖爲吳王曲解、而所謂察見淵魚不祥者、實乃人君至戒也。然非孝文帝仁厚寬主、使者亦安敢爲此言哉。

按、重出無賦二字、又見其民之實。

（圏）陳文燭曰、君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則無所施而不可。不然、將惠之而褻、威之而格矣。故在文帝可以賜几杖、而鐵券之恩適足以怒懷光在朱

繫責治之。吳王恐、爲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自行、使人代己致請禮也。○索隱曰、音淨。孟說是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憑。如淳云代己致請、亦是聽說。且文云使人爲秋請、謂使人爲此秋請之禮也。）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爲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索隱曰、按、吳國有鑄錢煮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卒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當爲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爲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爲卒雇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爲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賈、官讎之也。○正義曰、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之、是爲卒更。貧者欲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各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戍者、是爲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後改爲謫、乃戍邊一歲。）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徐廣曰、訟、音松。駰按、如淳曰、訟、公也。○正義曰、訟、音容。言其相容止不與也。）如此者四十餘年。（正義曰、言四十餘年者、太史公諱言吳王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

祖可以罷藩鎮而削地之謀適足以禍鼂錯然則文帝之於吳賜之可削之亦可而何獨有見於几杖之芒刃而無見於髋髀之斧斤乎濞之反文帝不能無憾焉

王韋曰既數從容言又數上書說見得錯極惓惓非一日語

陳傅良曰按錯之議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恐則曰亟削則必反緩削則可以不反濞以壯年受封至是垂老矣寛之數年濞之木拱則首難無人七國雖强皆可以勢恐之也錯不忍數年之緩暇欲急其攻而躑躅爲之身殞國危取笑天

滅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寛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索隱曰。案即山（山名。又即者就也。煑海水爲鹽。誘天下亾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索隱曰。案漢書一作常山郡也。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

下俚語曰貪走者蹶貪食者噎其錯之謂耶

劉辰翁曰誂字甚佳漢書改作口說則下無文書口報字贅矣

又曰宿夕兩字便深切謂以夜繼之也

王韋曰就其言固自醞藉徐聽文字甚好

按師古云脅歛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

按師古云罪不至此言其本罪不合削地

劉辰翁曰此辨士極知深淺變化語皆醞藉可觀

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韋昭曰。故爲齊分爲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誂膠西王。索隱曰。誂音徒鳥反。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喩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索隱曰。案言舐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正義曰。張革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索隱曰。劉氏瞿音九具反。又說文云。瞿遠視貌。音九縛反。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

按師古云彷徉猶翺翔也

茅坤曰此即桓將軍所請吳王何以卒弃而不用

劉辰翁曰而曰以下數語是諸王策其間有不從者故先言後日所處以說之耳漢書去之謬甚

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索隱曰案所謂殷憂以啓明聖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爲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徉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景王之子。）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

按漢書作背約城守是後乃自殺

劉辰翁曰來得悲壯古語如此自妙

王維楨曰反兵正月起三月敗乃爲此全計謬哉

余有丁曰按發端云云委難首于六國也

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爲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荊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駰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爲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爲故。（駰案漢書音義曰故事也○正義曰按事以僇辱諸侯爲事。）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詿亂天下。（正義曰詿音挂。）欲危社稷。陛下多

按師古云直當也言越地之北當長沙也

唐順之曰七國攻漢形勢如此

茅坤曰予按吳王檄所云不如蘇秦六國遠甚何者其所指七國共爲關擊漢之勢特虛聲相喝耳而互爲犄角處殊不得臂指相使之實此其所以一出兵而卽敗亡也

按師古云言心有所懷志不在沐浴也

按此又寫出楚淮南恨意

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長沙者。索隱曰謂其境相接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案謂南越之地與長沙地相接値者因長沙王子以定長沙以北也。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奏。向也。王子長沙王子也。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卒而鎮定長沙以北西向蜀及漢中咸委王子定矣。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如淳曰皆東越使定之。○正義曰越東越也。又告東越楚淮南三王與吳王共西面擊之。三王謂淮南衡山廬江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正義曰今蒲津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摶胡衆。索隱曰摶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也。入蕭關。正義曰今名隴山關在原州平涼縣界。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絶。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

按師古云言以卒萬人或邑萬戸來降附者其封賞則與大將同下皆類此

劉辰翁曰此篇語意傾人亦非後來所有後人修史此必不錄但曰反書聞止矣

董份曰欲殺錯乃故大言以安帝

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戸。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戸。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戸。二千石千斤。封千戸。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戸。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戸。如得大將。人戸五千。如得列將。人戸三千。如得裨將。人戸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笇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

增 屠隆曰錯固以削七國自取禍然讀袁盎策之善一語則盎之死錯亦可恨

王韋曰獨錯在後屏錯非言錯而何使錯卽折之不患無說

余有丁曰按漢書作以故反名爲西共鼂誅錯更順

王維楨曰盎與錯故不合錯爲國計本忠盎乃藉口誅錯以報私怨其卒爲梁刺殺之有天道哉

陳傅良曰吳王濞之謀反也其志蓄萌於太子博局之死而停蓄含忍於文帝几杖之賜西向之心未嘗不欲

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又音宅）削奪之地故以反爲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爲太常（正義曰今盎爲太常史失下奉宗廟之指意上）吳王弟子德侯爲宗正（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駰案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爲宗正也）盎裝治行後十餘日

逞也鼂錯以削地之策適犯其怒而泄其不遏之謀廼卒以讒見誅錯誠可悲也夫

余有丁曰漢殺錯餌七國以求罷兵卑亦甚矣盎欲快私讎不顧國體後說不售當誅獲幸免者帝失刑也

唐順之曰劇孟鄧都尉桓將軍田祿伯周丘皆奇士

茅坤曰鄧都尉不知何許人其破吳之策所欲委梁以狃吳之鋭而以輕兵抄吳之餉道可謂射鵰手矣而條侯不以聞于天子不復見其爲世用何哉

王維楨曰田祿伯雖逆謀然計却爲

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正義曰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諭也）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己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正義曰上音乘下竹戀反）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正義曰言不自意全得至洛陽及見劇孟）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鋭甚難與爭鋒楚兵輕（正義曰輕正反）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鋭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正義曰在曹州城武縣東北四十二里也）輕兵

上策

唐順之曰、亞夫能用鄧尉之策則成、吳不用田祿伯桓將軍之策則敗。存亡安危在所謀。信哉

按師古云、多佗利害、謂事不測非一、言畏反也

劉辰翁曰、少將名言天下之大計也。一傳三奇、田祿伯奇、周丘奇、然皆不能及此

楊愼曰、推鋒謂一往不復顧也。孰知利鈍、正在此哉

董份曰、言專幷未渡淮、見吳王失二將軍計

茅坤曰、吳王濞特欲漢耳。爭天下非收天下之豪傑、不可以有功。所部諸

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損耳。吳王卽不許田祿伯。（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爲利、不爲己於吳、爲生患也。）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卽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幷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亾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

將士僅有田桓二子而不能用。卽如周丘僅與一節、得以一夜收兵三萬、而脫身狥地以至下城陽。皆所謂爪牙士也。彼皆不能用、則其所與謀者可知之矣。聚兵數十万而不及與漢爲一矢一石之鬭、異哉

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漢文帝二年別爲國、屬兗州。）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卽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辠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淆亂天下錢也。）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

漢書師古註物下有供字

按特下死事相三字不沒其節也

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刧萬民。夭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爲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爲御物。○正義曰、顔師古曰、御物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正義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正義曰、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而死。○正義曰、按羽尚弟也。）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卽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本漢下邑縣。）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饑。數挑戰。遂夜犇條

按師古云鏦謂以矛戟撞之也

茅坤曰以下次七國之亡處甚明如掌

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饑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正義曰、東越傳云、閩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潤州也。東甌卽東越也。東越將兵從吳在丹徒也。）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韋昭曰、啗音徒覽反。）東越卽紿吳王。吳王出勞軍。卽使人鏦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鏦。○索隱曰、鏦音七江反。謂以戈刺殺之。鄧氏又音舂。亦音從容之從。○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縣東練壁聚北。今入于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冢。在縣北。其處名爲相唐。）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索隱曰、張勃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其地名相唐。今云武進縣恐錯也。）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稾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頽當（徐廣曰、姓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

接師古云言王欲以何理自安處吾待以行事也

王維楨曰數言可以折逆王信知名爲誅錯者詐也

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爲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爲江都王。

王鏊曰此贊摠敘摠斷與別傳不同

劉辰翁曰贊有惜錯意又有快盎意

邵寶曰王制言名山大澤不以封者不可爲井田以業其民也太史公懲吳之逆亂謂先王山澤不以封者以是故豈其然哉昔齊之封實負東海魯之封實環大山山澤之名且大者孰加于是而齊魯卒爲望國抑何異也

趙恒曰贊言吳之稔惡已久一以富强大盛一以太子爭技一以親越非謂誅錯發難也錯以爲國忘身盎雖權說不遂如使法古封建地不過百里云云自無此禍而盎錯何至以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濞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郃陽侯省音所幸反○索隱曰省音所景反省者減也謂下父仲從代王省封郃陽侯也）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索隱曰謂下與太子爭博是爭技也）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索隱述贊曰吳楚輕悍王濞倍德富因採山錢成提局驕矜攜貳連結七國興命廣陵錯誅未塞天之悔禍卒取奔北）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六 終

禍首受其咎哉此論重於其事非重其錯論也

王鏊曰此傳分合體

凌約言曰魏其灌夫皆聚賓客以樹黨武安亦折節天下士三人徒以賓客相傾而卒無賴于賓客豈所寶者之非賢歟太史公三傳聯合微旨見矣

茅坤曰三篇俱以結賓客相傾一節爲精神

倪思曰嬰不顧竇太后引誼別微眞忠臣也

張之象曰竇嬰能言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有公叔文子遺意焉且所賜金輒與軍吏又能廣君上之惠其賢可知也孝景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呉興　凌稚隆輯校
温陵　李光縉增補
日本　大郷穆點
伊地知貞馨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索隱曰案地理志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正義曰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正義曰百官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飮。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正義曰才性反。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索隱曰案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室也。又姚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氏焉。由以宗家任爲郎則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爲宗室也。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漢書曰竇嬰字王孫。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

其賢而用之不以太后故終于沮抑卒以有功亦可謂能知人矣

按此突然挿入條侯借客形主之法

王維楨曰去就若此誠爲多易

凌稚隆曰按魏其諫傳梁王爭廢太子乃忠臣立朝大節

劉辰翁曰相提二字雖不可曉意者亦對客不能忘言之意

王維楨曰魏其薄爵祿尚節義故帝

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蘇林曰自令裁度取爲用也。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正義曰監音甲衫反。呉王濞傳云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也。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正義曰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姓也。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屛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屛間處。正義曰上音閑下昌汝反。而不朝。相提而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曰提音弟。又音帝。相提猶相抵也。論音路頓反。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恐也。毒蟲怒必螫人。又火各反。索隱曰螫音釋。謂怒也。漢書作奭。奭即螫也。正義曰兩宮太子景帝也。則妻子母類矣。索隱曰謂下見誅滅無遺類。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虔曰劉舍也。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

云沾沾自喜耳多易

茅坤曰沾沾自喜四字切中魏其病

按持重者見爲相當持重也

王維楨曰魏其方盛時豈更有武安侯哉時去勢遷可以鑒矣

註一本無下老字

茅坤曰往來侍酒魏其一句專伏魏其所以輕武安而相起釁領袖

漢書應註無銘字所爲作以所文書作之書

袁黃曰賓客二字一篇柱子後三用客字應之及推轂趙綰等與天下吏士天下郡國諸侯起家二千石之類皆客也

按魏其武安二

愛。索隱曰愛猶惜也。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徐廣曰沾一作怗。又昌兼反。又當牒反。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擔也。索隱曰小顏云沾音他兼反。擔音尺占反。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粉反。又如蚡鼠之蚡音墳。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老)者爲諸公。年少者爲諸卿。如今人相號爲士大夫。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晩節。索隱曰按謂晩年也。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槃盂中所爲法戒。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槃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王太后賢之。徐廣曰即蚡同母姉者。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鎭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即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正義曰絳州聞喜縣東二十里周陽故城也。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

人之釁起此

按師古云傾謂踰越而勝之也

按此叙二人賓客之盛

柯維騏曰蘇子瞻云嬰蚡所爲其名亦善矣然嬰旣沾沾自喜蚡又專爲姦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爲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晩乃爲嬰蚡起鳳凰翔于千仭其虛語哉事詳儒林傳

按魏其之禍由此益重

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倶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索隱曰案推轂謂自卑下之如爲人推車轂也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曰謂除關門之稅也以禮爲服制索隱曰案其時禮度踰侈多不依古令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以興太平舉適諸竇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韋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

按此叙賓客一盛一衰

按注有刻确也字則本文侵字下當有刻字

按以下專摹寫田蚡之驕與魏其相傾處

按除者除去舊官就新官也

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索隱曰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武安者貌侵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确也音核生貴甚索隱曰小顏云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其說疎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蚡以肺腑爲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則天下不肅者也又以爲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正義曰顏師古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着也一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着大材按顏此說並是疎謬又改腑爲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脈也肺爲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脈皆會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沈濇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說田蚡爲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爲帝之腹心親戚也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索隱曰案痛甚也欲令士折節屈下於己不然天下不肅或解以爲蚡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不讓其兄蓋侯知或說爲非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

南郷、漢書作北郷。

註旃、漢書如註作旃、蘇註立下無曲字、索隱引説文、與今本不同。

凌約言曰、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反應前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反應前天下吏士諸侯愈益附武安。極力挑出、何等針線。

董份曰、寫得夫勇冠軍意。

按、願取吳將軍頭以報父仇、此灌將軍孝勇一

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太山有蓋縣、樂安有益縣也。）南郷、自坐東郷、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爲諸第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曲柄上曲也。○索隱曰、説文云、曲旃者、所以招士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爲將軍、（索隱曰、案、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張晏曰、自奮勵也。）願取吳王若

生大節目處。故下文如將軍壯義之、以此名聞天下、諸公莫弗稱之、皆本于此。

王維楨曰、淮陽勁猛、至今猶然。

按、自長樂衛尉至薦寵下輩、敘夫性氣、重在剛直使酒二句上、而以士亦以此多之作結。自不喜文學至橫于

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之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正義曰、謂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索隱曰、搏音博。謂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

潁川叙夫豪俠重在好任俠二句而以潁川歌作結自家居雖富至相爲引重叙夫與嬰同遭困厄重在兩失勢上而以游如父子四句結之蓋自得灌夫而魏其武安之隙遂不可解矣此太史公詳之以終上二傳云

按此叙賓客之衰

張之象曰兩人俱失勢困厄中意氣慷慨故易相結耳

茅坤曰摹寫兩人相結而相死處悲情嗚咽

按師古云引重相牽引而致于尊重也

凌約言曰叙竇嬰與田蚡傾陷搆郄

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禮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

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已音以。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交通

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

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

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

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

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批根賓客弃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索隱曰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云根音痕括音沽謂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強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本作抨彈音普耕反。灌

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爲聲勢。其

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

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

孺有服。索隱曰案服謂朞功之服也。故應璩書曰仲孺不辭同生之服也。漢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

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

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

歷歷如目覩指數纖析無遺

王維楨曰先叙魏其灌夫相倚相驩後相救俱有照應

茅坤曰兩人成釁處極力描寫

(增)詹惟脩曰全得早字

董份曰宜往言丞相必往魏其第也故此下一往字正應前宜往字註皆謬

董份曰此卒飲極驩所謂嘻笑之怒甚裂眥者也嬰與夫尚不悟哉

張之象曰武安嘗請漢家考工地益宅況魏其城南田乎權臣无忌憚如此

王維楨曰武安怨二人本在奪田不

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

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

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索隱曰案徐廣云以服請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服爲解。蚡不宜忘。故驚自往迎也。乃

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

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

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廣曰一作悟。謝曰。吾昨日醉。

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

起舞屬丞相。索隱曰屬音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也。小顏云若今人舞訖相勸也。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

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

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

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

人有郄。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

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

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

得乃遂索他事求以中之

㊢屠隆曰兩云飲酒酣見夫使酒按屬之强之也

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索隱曰案蚡娶燕王劉澤子康王嘉之女也。）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如淳曰上酒爲壽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索隱曰案漢書作畢。畢盡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曰案漢書云臨汝侯灌賢。賢則是嬰之孫。臨汝是改封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韋昭曰呫囁附耳小語聲。○索隱曰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女曹兒曹輩也。猶言兒女輩。呫鄒氏音嵒輒反。囁音汝輒反。）

許相卿曰觀此可見當時亦重李廣

㊢黄洪憲曰篇中歷次夫不懌夫愈益怒夫聞怒罵籍福夫不悅夫怒夫無所發怒夫愈怒不肯謝等句卽賛中所謂無術而不遜者

康海曰魏其欲死灌夫難語甚悲壯後果同死雖無益于灌夫可謂不以生死二其心者

王維楨曰魏其與灌夫不欲獨生爲後同罪張本

㊢吳國倫曰按夫繫不得言蚡陰事

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爲東宮。程不識爲西宮。）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爲人除地也。○索隱曰案小顏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索隱曰韋昭云言不避死亾也。漢書作穴凶。）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云居室爲保宮今之守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爲出資費使人爲夫言。）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亾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

嬰辨東朝廷何以不遂指言之。視毁日。帝問淮南事。而以不及族武安爲恨。則嬰之不言。是失計也。不然。豈其爲救夫地。故不欲盡言邪。

歸有光曰。魏其侯言丞相短。不及淮南事。何耶。豈魏其終長者。不忍出此。君子所以往往困于小人也。

仰上。漢書無不字。

按張晏三註倶支離。瓚說亦無謂。

漢書張註無下畫地字。

董份曰。此正所謂持兩端者。

（補）呂祖謙曰。解人之怒。須是委曲順其意。說彼不是。然後徐以言語解之。其怒方釋。若他人

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論欲作反事。辟倪兩宮間。徐廣曰。辟音芳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索隱曰。辟音係反。倪五係反。埤蒼云。睥睨邪視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爲反者。當得爲大將。立功也。○瓚曰。天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索隱曰。柴包愷。披音疋彼反。○正義曰。鋪被反。披分折也。

正說彼不是。我却以爲是。是激之也。田蚡正怒灌夫。而竇嬰乃言夫名冠三軍。宣帝正怒蓋寬饒。而鄭昌乃言猛獸在山。藜藿不採。故二人卒不免死。

按此朝論具見

按轅下駒。謂進退皆不定也。

漢書應註。馬作者。轅下有下字。纖作蹩。

董份曰。石建素謹厚。而肯分別兩人事。故載之。

茅坤曰。石建所分別不載。其詳大畧右武安者。

（補）李廷機曰。載貴臣驕恣態。與朝臣承風狀。倶妙絶形

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瓚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曰。應劭云。駒馬駕着轅。局趣纖小之貌。○按應說爲長也。吾幷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索隱曰。案音灼。云藉蹈也。以言蹂藉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事。罵云杌杌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索隱曰。案設者脫也。上謝曰。倶宗室外家。正義曰。嬰景帝從舅。蚡太后同母弟。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漢書音義曰。禿老翁。言嬰無官位板綬也。○首鼠一前一卻也。○索隱曰。案謂共治一老禿翁。指竇嬰也。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爲喜樂邪。○索隱曰。案小顏云。何不自謙遜爲可喜之事。音許旣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

容

董份曰、此公孫丞相所以中汲黯者也

〔增〕汪道昆曰、按蚡之於嬰也、始以籍福之計讓而擯之、今以安國之計讓而殺之、惜嬰之卒墮其計而不自覺也、豈其沾沾自喜多易而然與

毀人論文作毀之

按師古云、簿責謂以文簿一一責之

王鏊曰、此時賓客安在耶

茅坤曰、此必大行時皇急不及隸之尚書而後下耳、武安輒以此案論、悲夫

〔增〕徐中行曰、按狗盜雞鳴出孟嘗於函谷、處囊脫穎解趙急於邯鄲、此周

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齰舌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齰齧也。士白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正義曰、讎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潁川事。故魏其不對、為欺謾者也。）欺謾劾繫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也。○正義曰、如淳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索隱曰、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正義曰、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表云、諸受尚書事也。）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漢書音義曰、以家丞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索隱曰、徐氏云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蚡薨。竇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索隱曰、痱音肥。又音扶味反。風病也。）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

食客之報也、魏其灌夫之客視此不深愧哉

茅坤曰、自古權臣以危禍中傷人必以蜚語

錢福曰、武安倚勢陷殺二人、二人卒為厲鬼、史書報應甚速、事未必真、特以此為天下後世擅權者之戒

茅坤曰、此必當時人不壓魏其灌夫之死、故為流言云云

〔增〕焦竑曰、按蚡私交淮南受遺金、夫因繫不得告、故子長揭之于尾、蓋雖不得發其事於生前、而猶得暴其事於死後、使夫有靈、必快意九泉矣

按傳末次淮南遺金、所以實灌

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偽作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疑非十二月晦也。駰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索隱曰、晉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也。）論棄市渭城。（正義曰、故咸陽也。）其春武安侯病。（正義曰、其春即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月灌夫棄市。十二月末魏其棄市。至三月乙卯田蚡薨。則三人死同在一年明矣。漢以十月為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者云、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為終。周建子為正月。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二月。正月為三月。二月為四月。至十月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後改用夏正月。至今不改。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蚡號呼謝服罪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在一春之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正義曰、爾雅云、今蔽前謂之襜。郭璞云、蔽膝也。說文字林並謂之短衣。）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索隱曰、襜尺占反。褕音踰。謂非正朝衣、若婦人服也。）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徐廣曰、建元二年。）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灌夫事、為武安侯為不直、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夫所持武安陰事者

楊循吉曰。田蚡灌夫不必論。竇嬰本以節行自喜。以功名自任。而其處廢興之際如此。可歎也。

茅坤曰。太史公小論。言質而情慘。可爲實錄。

增 趙恒曰。贊意哀魏其之冤。而深誅武安之罪也。言魏其之舉以吳楚之功。灌夫因一時入吳軍決筴而名顯。魏其以不知時變。灌夫以無學不遜。其罪非可以殺身滅族論也。蚡何人哉。負貴好權。以杯酒陷人於大禍。命因不延。而得免於族滅之誅者幸耳。禍所從來。言禍由太后也。再言嗚呼。深恨之也。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索隱述贊曰。竇嬰田蚡。勢利相雄。咸倚外戚。或恃軍功。灌夫自喜。引重其中。意氣杯酒。辟倪兩宮。事竟不直。冤哉二公。

凌約言曰。按嬰爲將。賜金不入門。蚡爲相。驕橫占田宅。嬰以景帝欲傳梁王。犯顏力爭。蚡迎淮南王灞上。私納交以成其惡。嬰雖他未見過人者。其賢于蚡則萬萬矣。乃不幸交使酒之灌夫。以觸負勢之田蚡。卒淪胥以滅。雖死不悔。悲哉。使嬰失勢之後。早得賢士大夫交。知所謂知幾遠害者。豈致若此乎。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七 終

茅坤曰。此直敘格。

註一本無下括地志以下六字。似是。

王維楨曰。嘗受韓子雜家說于騶田生所。則學問識見。蓋括此語中。

按漢初王國二千石以下吏。皆得自置。惟二千石則天子自命之。

按言案責。蓋令使者緒記王過也。

註妹漢書如註作姊。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

吳興 凌稚隆 輯校
溫陵 李光縉 增補
日本 大鄉穆 伊地知貞馨 點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成安人也。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索隱曰。漢書地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安故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成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也。後徙睢陽。正義曰。今宋州宋城。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索隱曰。案謂安國學韓子及雜家說於騶縣田生之所。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索隱曰。將音醬。扞音汗。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帝姊。○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正義曰。如淳云。景帝妹也。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曰。省音仙井反。省者察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正義曰。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

王維楨曰安國此等語終飾辭然其全兄弟子母之恩則可尚也

按爲言之帝是太后令長公主幷己意言之于帝不欲自言也

楊愼曰田甲之甲猶某甲亡其名不足言耳

增盧舜治曰安國之待田甲與淮陰之待少年子弟同

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亾。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索隱曰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徐廣曰侘一作紨也。駰案侘音力亞反。誇也。○索隱曰漢書作姱。音火亞反。紨音寒孟反。】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蒙縣名。○索隱曰抵音丁禮反。蒙縣名。屬梁國也。】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亾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

王維楨曰安國卒善遇獄吏可謂綽然君子

康海曰此與左師觸龍說質長安君相類皆自人情至切不可已處說去故能入也

凌約言曰高帝不聞有此言安國直以意言之耳

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索隱曰案謂不足與繩持之。治音持也。】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爲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索隱曰此語見國語。】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母栗姬。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

倪思曰此俚語引用雖切然不可訓

註怵今本漢書作訹

康海曰以安國猾行賄幸進他尙何責哉

劉辰翁曰管子書目匈奴爲騎寇謂其負戎馬之足也

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索隱曰、悅、漢書作怵。說文云、怵、誘也。）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卽晏駕。大王尙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卽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卽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

按據此末力衰句則上極矢末力當爲句

王維楨曰不許和親則戰既和則宜守約聶翁壹一邊鄙細夫其謀不足用王恢喜功之士幷爲首難自不信于單于然則匈奴廢背約誰啓之哉

劉辰翁曰安有三十餘萬作伏兵者謀亦拙矣

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擧。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索隱曰、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愼曰、魯之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豪、猾帥也。○索隱曰、聶、姓也。翁壹、名也。漢書云、聶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間。亾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鴈門。○索隱曰、崔浩云、今平城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矣。）太僕公孫

與寬曰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存亡者而持之不堅復從恢議豈安國揣知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耶

賀爲輕車將軍。（正義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輕車古之戰車。）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奇云監主諸屯。）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正義曰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輜厠也。所載衣服雜厠其中。）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爲漢所賣。（正義曰幾音祈。）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卽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禔取辱耳。（徐廣曰禔一作祇也。）臣固知還而斬。

按廷尉當者言廷尉擬議當如是也

按蚡受金而言太后蚡之寵賂章章也太史公不載之蚡傳而載之安國傳卽於張湯傳見弘羊之意云

王維楨曰王恢不擊輜重是量敵保軍可以情宥然令朝廷背約自開邊隙則當死也

董份曰知當世取舍者智也智者宜或失于薄而安國乃又忠厚貪嗜于財宜其所舉皆汙墨而安國又舉廉士太史所以稱之也讀其文自見索隱註謬

宋無曰若郅他是人姓名爲天下名

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軍法語也。○索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撓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撓屈弱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爲人無忠厚之行也。）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索隱曰郅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之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郅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下至於他處亦舉時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爲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如淳曰爲天子導引而墮車蹇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爲中尉。

士何不著見于史漢書作至他是也註足漢書如註作塞

王愼中曰方罷相時蹇甚及既罷相病愈天子欲相一人而不可得豈非命哉

凌約言曰中國貴于夷狄者以信義所從出也王恢倚爲馬邑之欺矣匈奴之欺安國奚怪哉

王鏊曰又幸又壯書法大奇

歲餘。徙爲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蘢城。（蘢、音龍。）將軍李廣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爲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雁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雁門。衛尉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曰。幽州縣。）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卽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曰。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城。卽漢右北平也。）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

黃震曰韓安國長厚好靜武帝好大喜功故帝雖器之而卒困焉

楊愼曰觀太史公贊安國言梁多長者則索隱無忠厚之言不合矣古書有意本分明而反因註晦者此類是也

按此論本惜長孺之不得相却以長孺之所舉而亦不得相者以爲惜有味哉其言之也

隱厚。（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安國忠厚。初爲梁將。因事坐法。免徒起相。死灰更然。生虜失防。推賢見重。賄金貽謗。雪泣悟主。臣節可亮。

黃震曰。安國之仕梁也。言于漢。雖爲梁飾非。言于梁。亦能爲梁免禍。雖不以正。其辨王恢諫擊匈奴。切中事情。越明年。王恢挑禍匈奴。安國默默爲之護軍。雖以不戰歸。而兵端自此大開。安國亦卒因兵間死矣。志在富貴。不知不可則止。惜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 終

楊愼曰此傳綜敘其事實以著其才略意氣之所以然又旁及軍吏士卒之得志以致其畸世不平之意讀之使人感慨
唐順之曰當看叫應穿插是首尾文字
茅坤曰李將軍于漢爲最名將而卒無功故太史公極力摹寫淋漓悲咽可涕
凌約言曰漢文帝惜廣不逢時自以其時海內乂安不事兵革廣之才無所用耳末年匈奴入上郡雲中帝遣將軍令免張武周亞夫等以備胡中稱其選用材勇而獨不及廣知而不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吳興　凌稚隆　輯校
溫陵　李光縉　增補
日本　大鄉穆　伊地知貞馨　點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正義曰、成紀、秦州縣。）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索隱曰、案小顏云、世受射法。）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曰、案如淳云、非醫巫商賈百工也。）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索隱曰、案謂爲郎而補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張晏曰、爲武騎郎將。○索隱曰、小顏云、爲騎郎將、謂主騎郎也。）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爲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得賞也。）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音魂。○索隱曰、案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服虔云、中國人也。）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

用何取于知耶

楊愼曰、公孫昆邪爲國惜才、過于文帝。

凌約言曰、廣爲上郡守、知三人中必射雕者、然後見前日合戰爲有血脈。非日日合戰、何從知射雕者哉。此上文有以力戰爲名、其意與日合戰同。

董份曰、從百騎往馳三人、不見廣勇。所以載百騎者、與下匈奴數千騎相應耳。

大將軍一本作大軍。

楊愼曰、精神正在重前一字。

程一枝曰、李廣所長在射。故傳內敍射獨詳。若射匈奴射雕者、若射白馬將、若射追騎、若射獵、若射石、若射虎、若射飲、若射猛獸、若射裨將、皆著廣善射之實。末及孫陵教射、正應篇首世世受射句。

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索隱曰、案董巴輿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使聽察天下、天下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正義曰、射音石。還謂轉也。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也。○索隱曰、案服虔云、雕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韋昭云、雕一名鶚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

附　徐中行曰、趙雲遇曹瞞而開壁、李廣値匈奴而反前、皆不足而虛示之有餘者也。卒以疑敵人之心、一因以破虜、一因以全師。蓋膽略過人哉。

按程不識因見此傳。

何孟春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然不可爲法。其繼者難也。

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正義曰、其將乘白馬而出監護胡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索隱曰、音頻面反。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索隱曰、刁音貂。案荀悅云、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銚。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銚卽鈴也。埤蒼云、鐎溫器。有柄斗。似銚無緣。○音譙。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索隱曰、案小顏云、凡將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爲大。非也。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索隱曰、案許愼淮南云、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

況與之並時而爲將乎。小人之情、樂于安肆而昧于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爲煩擾、而樂于從廣。且將雖其上而不服。故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然則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傚李廣、鮮不覆亡哉。

董份曰、載不識言、以見軍法之正。又載匈奴畏、士卒樂、以明廣之能戰。事必如此、然後義備、而筆端鼓舞。

(增)屠隆曰、事奇文亦奇。

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頃之、家

平下漢書有死字。

董份曰、廣不能忘一尉之小憾。乃知功名不成、非特殺降也。亦淺中少大度耳。其不侯固宜。

按此下叙廣善射及其行略、有生色狀、凡六事。

黃震曰、李廣邊將才。于守右北平見之。使武帝志在息民、專任李廣足矣。

董份曰、歷歷談廣事、纖悉若不容口。太史公亦重惜其

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 孫、灌嬰之孫。名強。 屛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一作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猨臂。如淳曰、臂如猨、通肩。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

才也 按其射應前騎射殺首虜多句而總繳中之射殺射鵰者其將兵應前衛陷折關句而總繳中之奔射胡白馬將與騰上胡兒馬南馳者其射猛獸應前搭猛獸句而總繳中之間有虎嘗自射者又嘗為虎傷故曰亦為所傷云

註本義法漢書如註作充本法

黃震曰凡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

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正義曰飲音於禁反。專以射為戲。竟死。索隱曰謂終竟廣之身至死以為恒也。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本義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駰案鄭德曰黃間弩淵中黃牙○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陳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索隱曰案大黃間弩名韋昭說

霍深入二千里聲振華夷今看其傳不直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豈常手可望哉

按功自如漢書作功自當師古云功過自相當也

按此總前摹寫李廣數奇處

劉辰翁曰太史公極意言李將軍不幸故引弟蔡首末僥倖至列侯三公正是恨處又取望氣者備廣胸懷口語如慨而歎纏纏可傷處止在而字然字耳且固命也能使墮淚

光縉曰廣雖以殺降為恨然屢

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曰案謂不在人之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

百戰不能得一當以封侯亦足悲矣王弇州詩云車公一言拜相李廣百戰不侯自是人間常事莫將造物追求意是或然者然亦可惜

凌約言曰廣之材盡出一時之上廣之功盡出一時之下或者謂其有恨而廣亦自恨其殺降然則豈直不封陵之赤族亦宜矣

增田汝成曰余言廣之不侯非數奇也孝文知之深矣懷私恨以斬霸陵尉豈大將軍之度哉故蘇子瞻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是也不然以亞夫之賢帝託景帝曰眞可任將矣寧獨不知廣材耶

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遇也。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奇爲不偶也。○索隱曰。案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音朔。小顏音所具反。奇蕭該音居宜反。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

凌約言曰按王十朋云李廣才名一代奇孝文猶自未深知輟飡長嘆無頗牧翻惜將軍不遇時漢文始謂李廣生不逢時又謂李廣老數奇不可謂不深知矣而卒不大用何取于知豈廣懷私恨斬霸陵尉固有以致之歟

按三下大將軍使長史句見大將軍有故責李廣意

按將軍職在征伐無常處所在爲治故云莫府

增王宗沐曰屈原正道立行抗志塵埃卒放江潭賈生洛陽年少起圖治安爲漢畫長策亦擯長沙離騷服賦爲世所哀考驗今

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其文牒。急引兵從東道也。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索隱曰。食其音異基。案趙將軍名也。或亦依字讀。軍亡導。或失道。索隱曰。謂無人導引軍故失道也。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正義曰。絕度也。南歸度砂幕。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也。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

昔余甚惑焉。將天獨能生之。或其數誠許未定也。廣不封侯蓋出於此哉。余又聞五代時屬載有文名王朴荐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能勝。及拜知制誥爲學士。居歲餘果卒。噫廣固無如數奇何也。
朱翌曰、始廣欲居前。青既不聽以東道回遠固辭。則又固遣之。既受上指毋令廣當單于。乃責其失道使自殺。青眞人奴也哉。宜乎廣子敢悵殺其父擊傷青也。
淩約言曰、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皆垂涙。廣之結人心於此可見。非子長筆力安能于勝敗之外乃出古今名

與韓嫣戲。（索隱曰、嫣或音偃。又音許乾反。）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索隱曰、壖音人緣反。又音而宣反。案壖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顏云、令其父恨而死也。）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索隱曰、劉氏音倘。大顏云、雍地形高。故云上。）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

將之上如是哉。
（增）袁黃曰、蔡自殺上加一亦字。顧盼前廣引刀自頸。
朱翌曰、漢武殺文成而曰文成食馬肝死。霍去病射殺敢。而武帝又爲之諱曰鹿觸死。賞罰國之紀綱。既已自欺。又爲人欺。何也。
（增）袁黃曰、善射世將與世世受射相首尾。
茅坤曰、南人之不習乎北固也。而陵獨以丹陽五千人敎射酒泉。後卒以橫挑强胡何哉。
楊愼曰、太史公以陵被禍。至陵傳匆匆如此。正亦得體。
黃震曰、陵降匈奴。隴西之士皆用爲耻。亦可想見其俗之風節矣。
陳仁子曰、廣之數

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海古文以爲流沙。甘州在京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徐廣曰、出敦煌至天山。○索隱曰、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鬭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奇而忠信見于身後、夫何憾者。

增 趙恒曰、引傳及諺、皆爲李將軍悛悛口不能道詞而發。才畧意氣、本傳已盡、獨舉其所見吶口少言爲贊、見才氣天下無雙、固不在喋喋利口。余睹二字不輕下。引傳其身正云云、不令謂不言也。下桃李不言之諺相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索隱曰、悛音七旬反。漢書作恂恂、音詢。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索隱曰、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喩廣雖不能道辭、能有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索隱述贊曰、猨臂善射、實負其庸。解鞍却敵、圓陣摧鋒。邊郡屢守、大軍再從。失道見斥、數奇不封。惜哉名將、天下無雙。

何去非曰、士有死將之恩、有死將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於驕。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至于怨。善于將者、既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戰而百勝也。故部曲行陳、屯營頓舍、與夫晝夜之警嚴、符籍之管攝、皆所謂軍之紀律、不可一日輒廢者也。廣之治軍、欲其人人自便于凡約束、一切弛畧、以便其私、而專爲恩。當時稱其寬緩不苛、士皆愛樂、而程不識乃謂士雖樂爲之死、翩然虜卒犯之。此其恩不加令、而每至於敗衄廢罪、無尺寸之功以取侯爵者、何足怪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九 終

倪思曰、子長於世家推本先聖之後、乃言匈奴祖禹至于有國莫長焉。而使侵中國、時有之。豈天將以報抑洪水之功耶、則夷進之久矣、亦莫能泯也。

茅坤曰、傳記絕調。

又曰、太史公傳匈奴、其次匈奴之俗、尙及其強弱以世處、如畫其所次漢與匈奴戰功處、尙草草。

左傳杜註、北戎作北狄、無無終之名也。五字

劉辰翁曰、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雖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

吳興 凌稚隆 輯校
溫陵 李光縉 增補
日本 大鄉穆 伊地知貞馨 點

匈奴列傳第五十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次平津侯後第五十一、今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云亦然。若先諸傳而次四夷、則司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索隱曰、張晏云、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云、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唐虞以上有山戎。正義曰、左傳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杜預云、山戎、北戎。括地志云、幽州漁陽縣、本北戎無終子國。獫狁、葷粥。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索隱曰、韋昭云、背肉似橐、故云橐。○正義曰、畜許又反。驢、驘、索隱曰、案古今注云、驢牡馬牝生驘。○正義曰、驘音力戈反。駃騠、徐廣曰、北狄駿馬。○索隱曰、說文云、駃騠、馬父驘子也。廣志云、決蹄也。發蒙記、刳其母腹而生。列女傳云、生七日超其母。騊駼、徐廣曰、似馬而青。○索隱曰、按郭璞注爾雅云、騊駼馬青色、音淘塗。又字林云、野馬。○山海經云、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其名騊駼也。驒騱。徐廣曰、音顚。駏驉之屬。○索隱曰、說文云、野馬屬。一云青驪白驎、文如鼉魚。鄒誕生本騱字作奚。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索隱曰、分音扶糞反。毋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索隱曰、少音式紹反、長音陟兩反。少長謂年稍長。士力能彎弓、索隱曰、彎音烏還反。盡爲甲騎。其俗、

其俗常事寫出如畫

凌約言曰按其畜一段言畜産其俗一段言俗尙運用五其字起而中以其天性也一句斷之句法長短章法參差是太史公著精神處

增王世貞曰匈奴之先一王曰乃呵特一髑髏在穹廬中覆之以氈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卽入穹廬復爲髑髏因國人竊視之遂失所在復有號曰喝呵戴野猪頭被猪皮居穹廬有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皮莫知所如後一主曰晝裏眠呵堆養羊二十

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韋昭曰、鋋形似矛、鐵柄。音時年反。○索隱曰、音蟬。埤蒼云、鋋小矛鐵矜。古今字詁云、矜矛𥟍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漢書曰、單于姓攣鞮氏。○索隱曰、攣音六緣反。鞮音丁啼反。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徐廣曰、后稷之曾孫。○正義曰、周本紀云、不窋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徐廣曰、公劉九世孫。亶父亾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索隱曰、按謂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索隱曰、韋昭云、春秋以爲犬戎。按畎音犬。小顏云、卽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肉食。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有神人面獸身。名犬夷。賈逵云、犬夷戎之別種也。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曰、洛音灼。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彫陰泰昌山、過華陰入渭。卽漆沮水也。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索隱曰、案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詩人作怨刺之詩。不能復雅也。而穆王伐犬戎。得

日食十九留其一次日復滿二十口皆極恠異見棄除志而本史不載

歸有光曰漢書增懿王宣王事似不可少

齊世家釐公名祿甫諸兒襄公名索隱訛

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正義曰、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周宣王舅所封。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遂取周之焦穫。正義曰、括地志云、焦穫亦名瓠口。亦曰瓠中。在雍州涇陽縣北五十數里。周有焦穫也。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正義曰、今岐州。高誘云、秦襄公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酆鄗。列爲諸侯也。始列爲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索隱曰、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卑東胡之別種。又案應奉云、秦築長城、徒士亡出塞外、依鮮卑山、因爲號。齊釐公與戰于齊郊。索隱曰、釐音僖。名諸兒也。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氾邑。索隱曰、蘇林氾音凡。今潁川襄城是。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

茅坤曰戎翟破中國而立天子與五代晉無異矣

左傳杜註之間作西北今上有至字今下有爲字

劉辰翁曰詩人有薄伐之辭儒者遂以不極之塞外爲美不知秦襄公救周而不能不東徙極其所至亦不過岐山之下是古公故鄉又惡得爲境外哉

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徐廣曰一爲陸邑○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云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之間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出輿彭彭。城彼朔方。毛詩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正義曰獫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守之。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雒邑。當是之時。秦晉爲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間。徐廣曰圁在西河音銀○洛在上郡馮翊間○索隱曰三蒼圁作圖地理志云圖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圖當爲圁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圁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秦置三十六郡洛漆沮也。號曰赤翟白翟。索隱曰案左氏傳云晉師滅赤狄潞氏杜氏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地名云今曰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郤缺獲白翟子杜氏以爲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西河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綏三州白翟地○按文言圁潞之間號赤狄未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正義曰括地志云緜諸城秦州秦嶺縣北五十六里漢緜諸道屬天水郡。緄戎。正義曰上音昆字當作混師古云混夷也韋昭云春秋以爲犬戎。翟豲之戎。徐廣曰在天水豲音丸○索隱曰地理志云天水有緜諸道狄道○應劭以豲戎邑音桓○正義曰括地志云豲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七里古之豲戎邑漢豲道屬天水郡。岐梁山涇漆之北。有

按今朔州即林胡今雁門即樓煩今朶顏山後之戎即鮮卑東胡地

茅坤曰貊今之西南夷

茅坤曰戎而築城郭以自守譬則虎豹而檻矣鮮得志者

義渠。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州慶州西戎即劉拘邑城時爲義渠戎國秦爲北地郡也。大荔。徐廣曰後更名臨晉在馮翊○索隱曰韋昭云義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北地郡秦本紀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故地理志云臨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即大荔王城○荔力計反。烏氏。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也。朐衍之戎。徐廣曰在北地朐音頊○索隱曰案地理志朐衍縣名在北地鄭氏音吁○正義曰括地志云鹽州古戎狄居之即朐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而晉北有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地也○如淳云即儋林也爲李牧滅。樓煩之戎。索隱曰如淳云林胡即儋林爲李牧所滅也地理志云樓煩縣名屬雁門應劭云故樓煩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嵐州樓煩胡地也風俗通云故樓煩胡地也。燕北有東胡山戎。漢書音義曰烏丸或云鮮卑○索隱曰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爲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爲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桓以之名烏號爲姓父子男女悉髡頭爲輕便也。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勾注。音鉤○山名在雁門○索隱曰服虔云勾音拘韋昭云山名在應陰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曰案貉即濊也音亡格反。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勾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

楊愼曰觀此則長城不始于秦皇矣
按陰山及高闕幷在燕北晉東今宣大之界是已
增李維禎曰趙城陰山高闕燕城造陽襄平秦皇修其故壘益增而長延袤亘萬里一時之害萬世之利畫地信守當無踰之然蹂躪所至目無堅堵長驅遠馭別罕奇策漢武騁其雄心驃騎貳師歲不停遣蒲萄苜蓿席捲以旋封狼居胥山禪姑衍直臨瀚海侵伐之威遠震殊域然單于所殺

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案長城。水經云白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頹毀焉公奚亘嶺東西無極蓋趙武靈王所築也）自代並陰山（音傍。白浪反。○索隱曰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下至高闕為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土俗名為高闕也。）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韋昭曰地名在上谷。○正義曰按上谷郡今嬀州。○索隱曰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索隱曰案三國燕趙秦也。）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索隱曰案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終利賁山南漢陽西是也。）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適音丁革反。）而通

凡八九萬而漢士馬物故者亦數萬匈奴雖遠去自是漢馬亦少無以復往蓋累相當亦未見自善之策也
按河南地今河陰是也廣七百里號新秦中蒙恬所取者
增趙恒曰後秦滅六國云云北假中見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自秦始而大築長城以臨河至萬餘里城在河南又云渡河據陽山北假中則所據又在河北也
按匈奴入漢初始盛
倪思曰蒙恬死匈奴得寬文活動有精神
按度河南與前收河南相應又與後奪河南相

直道。（索隱曰蘇林云去長安八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韋昭云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索隱曰應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北。韋昭云北假地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地名也。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也。）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涼甘肅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國。）匈奴單于曰頭曼。（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索隱曰案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犂孤塗單于。而匈奴謂天為撐犂。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故曰撐犂孤塗單于。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符會也。韋昭曰曼音瞞。○索隱曰曼音莫官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索隱曰冒音墨。又如字。）後有所愛閼氏。（索隱曰閼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曰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採取其上英鮮者作烟脂。婦人採將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脂。今日始視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

應

王維楨曰雖胡人其兵謀在漢將之上

茅坤曰亦冒頓治兵之略

劉辰翁曰精神在兩千里馬

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索隱曰應劭云髐箭也。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

按兵法云守如處女距若脫兎冒頓雖夷狄似亦知兵法者

凌約言曰單于以鳴鏑射頭曼穰苴之兵法也以寶馬女子誘東胡老子之學術也誘東胡者行師之詭道猶可言也射頭曼者犬羊之習俗不可言也

王鏊曰此段結上起下一篇之關鍵也

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甌音一侯反。脫音同活反。○正義曰按境上斥堠之室爲甌脫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索隱曰如淳云白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膚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膚施縣是。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

唐順之曰、至此總納數語、是回顧收戢大手筆也。

按自篇首至此、將歷敘匈奴強盛、必先曰三百有餘歲、百有餘歲者凡八書、始著匈奴侵盜暴虐中國、又必曰百有餘年、百有餘年、始著昭王築長城以拒胡、而後總結之曰、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見其傳世益久、流毒益深、是太史公敘事針線處。

按此下次匈奴官制什伍之詳、并祠會法律占候喪葬賞罰之屬。

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服虔曰、谷音鹿。蠡音離。○索隱曰、蠡又音黎。】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異姓大臣。○索隱曰、裴氏所引據後漢書。下呼衍注亦然。】匈奴謂賢曰屠耆。【徐廣曰、屠一作諸。】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蘭氏。【正義曰、顏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衍者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須卜氏主獄訟。○正義曰、後漢書云、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索隱曰、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值者當也。○正義曰、上谷郡、今嬀州也。言匈奴東方南出直當嬀州也。】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言匈奴西方南直當綏州也。】以西。接月氏氐羌。【索隱曰、案風俗通云、氐本西南夷種。地理志武都有白馬氐。又魚豢魏略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氐、或號白氐。纂文云、氐亦羌稱。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苗姜姓之別。舜徙三危。今阿關之西南羌是也。】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索隱曰、案謂匈奴所都處為庭。樂彥云、單于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穹廬前地若庭、故云庭。○正義曰、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羌胡縣北百五十里。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直當代雲中也。】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索隱曰、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有什伍。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以相檢察。故賈誼過秦論以為偭起什百之中是也。】裨小王相封【徐廣曰、一作將。】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正義曰、且、子餘反。顏師古云、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索隱曰、漢書作龍城。亦作龍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蹛、音帶。○索隱曰、鄭氏云、蹛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曰、相競趨蹛林、則服虔之說是也。又韋昭音多藍反。姚氏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襜襤。此字與韋昭音頗同。然林襤聲相近。或以林為襤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蹛者、遶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乃止。此其遺法也。】課校人畜【正義曰、許又反。】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索隱曰、軋音烏八反。鄧展云、軋、歷也。如淳云、撾杖也。三蒼云、軋、輾也。說文云、輾、轢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軋者、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踝者也。】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正義曰、其座北向。長者在左。以左為尊也。】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匈奴名冢曰逗落。】近幸

按以下先敘冒頓軍伍中所行科條。為後因高祖白登根本。

顧璘曰匈奴匿精兵見老弱既已誘漢而漢之步兵又未至是以中外不相救餉高帝老于用兵矣失着若此
太史公敘事次第處

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正義曰漢書作數十百人。顏師古云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索隱曰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又云匈奴北有渾窳國。射音亦。又音石。)鬲昆薪犂之國。(正義曰已上五國在匈奴北。)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爲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徐廣曰在雁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山上。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縣也。)七日。漢兵中

按敘東西南北馬各一色直與篇首奇畜相應

按漢與匈奴和親

(增)李維禎曰和親之說始於晉悼公時魏絳倡之漢高草造隱忍從其汙俗劉起居既詆之悉矣

和親二

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索隱曰駹音武江反。案青駹青色馬也。○正義曰鄭玄云駹不純也。說文云駹面顙皆白。爾雅云黑馬面白也。)北方盡烏驪馬。(索隱曰說文云驪黑色。)南方盡騂馬。(索隱曰案詩傳曰赤黃曰騂。)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索隱曰傅音附。)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

和親三

和親四

按河南卽今河陰是也

董份曰、匈奴此書氣强而詞大、蠻夷亦有人哉

王維楨曰、發使是單于使、發以書報漢天子者、不來言拘留也、漢使不至言不見答也

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索隱曰、案漢書云、高后時冒頓寖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季布諫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曰、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音支。○索隱曰、匈奴將名也。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

羅洪先曰、觀匈奴述西伐之威、是欲以畏漢、若曰北州悉下、惟容漢耳

和親五

按此重叙匈奴遺漢書、略其强詞、唯述其婉語得體

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曰、一云樓湟。○正義曰、漢書云、鄯善國名樓蘭。去長安六千一百里也。烏孫、呼揭、音桀。○索隱曰、又音丘列反。○正義曰、揭音犁。又其例反。二國皆在瓜州西北。烏孫、戰國時居瓜州。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索隱曰、案謂皆已入匈奴國也。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雩音火胡反。○索隱曰、係音計。雩、漢書作虖。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正義曰、顏師古云、駕可駕車也。二駟、八疋馬也。皇帝卽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卽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漢書音義曰、塞下地名。○索隱曰、服虔云、漢界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正義曰、上音息。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

眞德秀曰按此書先責匈奴違約次論以事在赦前勿深誅又云單于若能明告諸吏無負約然後可和使匈奴所言誠邪固不逆其善意使所言僞邪亦不墮其詐謀抑揚開闔皆有法焉至遺之以物又以其自將苦兵爲辭非畏而賂之也即此一書可見文帝御夷狄之道矣

茅坤曰一指其罪一寬其術怨處得體

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徐廣曰一本無袷字。○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以繡爲表綺爲裏以賜冒頓。字林云袷衣無絮也。音公洽反。錦袷袍各一。比余一。徐廣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比疎一。比音鼻。小顏云辮髮之飾也。以金爲之。廣雅云比櫛也。○蒼頡篇云靡者爲比。麤者爲梳。蘇林云今亦謂之梳。黃金飾具帶一。漢書音義曰要中大帶。黃金胥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一字。○索隱曰漢書見作犀毗。此作胥者胥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正義曰綈音帶。○索隱曰案說文云綈厚繒也。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索隱曰稽音雞。粥音育。號曰老上

和親六

蔡汝楠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卽管子曰子耶言伐莒者是倒句法

王廷陳曰中行說爲匈奴謀則善矣而爲漢患不淺當時既明言爲漢害者而何漢卒遣之耶

增　屠隆曰按郁離子曰漢八年高皇帝崩呂太后臨朝聽政大臣患匈奴之強將與爲和親議使者太后惡宦官中行說欲去之故使往焉欒布諫曰陛下所以使中行說者不過以匈奴驕恣必不能善待漢使或留之則非我所惜從而弃之耳臣獨以爲不便夫使所以達主命釋仇講好決疑

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單于。自後皆以第別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正義曰行音胡郎反。中行姓。說名也。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韋昭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湩乳汁也。音都奉反。○索隱曰字林云湩音竹用反。穆天子傳云牛馬之湩。臣菀人所具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正義曰上許又反。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

解紛卑不可以屈國體高不可以激敵志察變應機以制非權國之榮辱己之休戚非素所愛信而知其忠且亮者不可遣也今中行說刑臣也名不齒於國士又陛下之所素惡夫素惡于君則不重其君名不齒於國士則不重其身臣懼其泄國情而開敵釁也弗聽欒布退謂辟陽侯曰予不力諫北邊自此弗寧矣卒如其言特匈奴傳謂文帝遣之附公主因以降漢書與此不同未知孰是

按匈奴之俗一段卽中行說教匈奴本謀也

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鬭。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漢書音義曰。穹廬旃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索隱曰。詳漢書作陽。此亦音羊。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索隱曰。以言棟宇室屋之作。人盡極其力。生至於屈竭也。屈音其物反。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

胡松曰中國聲名文物者何如而曰佯不取與易姓等語何竟忘本若是

蔡汝楠曰親屬益疏則相殺其獪愈于鳴鏑乎惜漢使不能折此閹也

按師古云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

增陳懿典曰醜賊敢為大言千古猶令人憤恨彼當時之欲伏而答其背者奈何訾其踈也

按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正與中行說自言為漢患句相應

按甘泉卽今淳化

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喋音諜。利口也。佔音昌占反。衣裳貌。冠固何當。言雖復著冠固何所當。○索隱曰。鄧展云。佔囁。耳語。服虔曰。口舌為喋。如淳曰。汝漢人多口。居室中。固自宜著冠。且不足貴。也。小顏云。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糱。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韋昭曰。苦。麤也。音若麤鹽之鹽。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徐廣曰。蹂音而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其子單封為缾侯。白丁反。○索隱曰。卬音五郎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案彭城在嫣州。與北地郡甚遠。明非彭城也。使奇兵入燒回中宮。索隱曰。服虔云。回中在北地。武帝作宮。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巡雞頭山過回中。武帝元封四年通回中道。○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卽匈奴所燒者也。候騎至雍甘泉。索隱曰。崔浩云。候。邏騎。○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也。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秦皇帝以來祭天圜丘處。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索隱曰。案表盧作旅。古今字異耳。甯侯魏遬為北地將

〔增〕徐中行曰。逐出塞卽還。與宣王薄伐何異。不黷武。不窮兵。具見帝王氣象。

和親七

光縉曰。余每讀匈奴傳至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輒黯黯不欲終篇。惟恐其再見。獨賈誼治安策所謂伏中行說而笞其背。則復津津喜誦焉。

按渫惡猶薄惡。

邵銳曰。其事已在前。與前事在赦前意同。得尊中國體。

〔增〕眞德秀曰。文帝遺匈奴書。皆大哉王者之言。非後世所及也。

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正義曰。音赫。）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徐廣曰。內史欒布亦爲將軍。）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索隱曰。漢書作且渠。且渠匈奴官號。樂彥云。當戶且渠。各自一官。雕渠難爲此官也。○正義曰。雕渠難者。其姓名也。且子余反。）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闟然更始。（徐廣曰。闟音翕。安定之意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

〔增〕屠隆曰。歲予以物始此。然亦以地寒爲辭。

按師古云。逃虜民。漢人逃入匈奴者。章尼等。背單于降漢者。

劉辰翁曰。只漢過不先四字。見得負約常在單于。

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蘖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之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曰。案跂音岐。又音企。言蟲鳥之類。或以踵而行。或以喙而息。皆得其安也。三蒼云。蠕蠕動貌。音軟。淮南子云。昆蟲蠕動也。）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索隱曰。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亡虜。遣之歸本國。汝單于無得更以言詞訴章尼等。責其違逃也。）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

和親八

和親九

武帝與匈奴第一合无功

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三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容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物。與匈奴交。【索隱曰、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顧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奸音干。干闌犯禁私出物也。漢書音義曰、私出塞與匈奴交市。】詳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索隱曰、蘇林云、在鴈門也。】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也。】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廣曰、一云乃具告單于。】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曰、如淳云、得具以利中傷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

羅洪先曰。單于前自稱天所立。又云天之福。今得漢尉史。復云天使若言。動以天張大其詞。固犬羊之妄。抑豈武帝奢靡已極。天故厭之而不絕也耶。

按此後不復和親。而匈奴數犯邊。漢數出塞矣。下倘漢書作通。

茅坤曰。自古制虜。須假開市爲餌。

第二合得少失多

第三合得勝多

第四合大勝

劉辰翁曰斗辟語奇什字即斗字之誤

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什音斗。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曲近胡。○索隱曰。辟音僻。造陽卽斗辟縣中地。○正義曰。按曲幽辟縣入匈奴界者。造陽地棄與胡也。）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

第五合大勝

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索隱曰。稚音持利反。斜音士嗟反。斜鄒誕生音直牙反。○蓋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索隱曰。單音丹。）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友。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理志定襄郡高帝置也。）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

第六合相當

王維楨曰、此信之爲漢也、或其詐漢之詞。

第七合大勝

第八合相當

註嫁婦、測議作嫁娶。

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徐廣曰、合有三千耳。）右將軍建得以身脫。（正義曰、建、蘇武父也。）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正義曰、與大軍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索隱曰、罷音疲。徼、要也。謂要其疲極而取之。○正義曰、徼音古堯反。徼、要也。要漢兵疲極則取之。無近塞居止。）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愍惜乃如此。）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主也。○索隱曰、韋昭云、作金人以爲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爲主。今浮圖金人是也。孟說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爲祭天主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

增陳懋典曰、卒可四千人、且盡、卒可字、且字、有諱敗之意、詞甚婉曲。

按河南、今河陰是也。秦將蒙恬斥逐得此、後失之、今復奪獲。

按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與下

居延。（索隱曰、韋昭云、張掖縣。）攻祁連山。（索隱曰、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狩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索隱曰、如淳云、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漢書食貨志云、徙貧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是也。○正義曰、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胡。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內郡人民皆往充實之。號曰新秦中也。）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

地接匈奴以北作兩大段相對

倪思曰中國之兵凡二十四万騎而粮重不與則步兵又可知已前後師出之盛未有如此者

第九合大勝

唐順之曰追胡至闐顏山趙信城漢威壯矣

按即前合與大將軍各道故各有戰功

倪思曰去病封禪雖屬兒戲然自平城以來能犂亭掃穴則自匈奴患中

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翕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正義曰。謂負擔衣粮。私募從者凡十四萬疋。）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眞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

此千餘歲一時也武帝承文帝之後赫然振古如此惜賈生不及見耳

凌約言曰太史公敘衛將軍追胡至闐顏山而還霍將軍逐虜臨翰海而還而總結之曰是後匈奴遠遁幕南无王庭兩段一束得開闔之妙

倪思曰前見徙關東貧民處所奪虜地又見渡河置田官蠶食接境非將帥武臣力能使致此使中行說猶存倘能鉄騎蹂吾稼耶以此推見減卒戍半非容易者第不知後來此地竄竟何如

薛應旂曰嘗觀漢之世矣國勢雖定胥戍日熾高帝被圍白登呂后受書

（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徐廣曰。在金城。○索隱曰。地理志云。張掖令居縣。姚氏令音連。小顏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正義曰。匈奴舊以幕為王庭。今遠徙幕北。更蠶食之。漢境連接匈奴舊地以北也。）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曰。案釋名云。漢以來謂死為物故。就朽故也。又魏臺訪議。高堂隆對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者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

狂悖文帝時則又侵上郡至雍甘泉當時歲致金繒勸指子女者豈樂於犬羊相結好哉誠以天下新定委曲遷延以徐規其時勢之可爲耳迨至武帝當文帝悪養之後粟陳貫朽將勇兵强而匈奴又數犯邊境帝于是征伐四出所向成功以致幕南無王庭而累世之恥得雪昔帝有以震之也世儒徒見其登封巡幸紛紛不已遂併其征伐之事謂爲窮兵而以秦皇漢武稱亦過矣

唐順之曰凡兩道將出絶塞俱不見匈奴一人漢威極矣

第十合出塞不見虜

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索隱曰苴音子餘反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索隱曰臣瓚云河水名去令居千里）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韋昭曰主使來客官也○正義曰官名若鴻臚卿）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正義曰北海即上海也蘇武亦遷也）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

王維楨曰禮卑言好四字點綴有景

王廷陳曰郭吉首以南越王開言便令失色繼後數語激烈慷慨足以壯中國之威寒氈裘之膽矣單于雖斬主客見者以洩其怒而終不肯爲寇漢邊其吉之力哉

茅坤曰使楊信以下叙當日之盛與所以斷匈奴之臂者正在三又字而匈奴終不敢言與前終不敢寇漢邊相當皆極馳騁

倪思曰以吾使爲欲說也故書來則先折其辯又恐其欲刺也故少年來

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正義曰質音致）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正義曰即玄菟樂浪二郡）而西至酒泉郡（正義曰今肅州）以鬲絶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國去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敦煌祁連間冒頓單于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也）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靁爲塞（漢書音義曰胘靁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正義曰幾音記言反古無所冀望也）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也）以爲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

者必先折其氣非爲欲刺使者以折之也兩語寫虜情最悉亦以其非中貴人故耳

王鏊曰結一段本意而情態畢見

倪思曰漢兩使入匈奴欲以乖其國

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讇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爲單于。（徐廣曰。烏一作詹。）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厥國北。樂勝州經橐長城太漢長路。正北經砂磧十三日行至其國。）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

其後左大都尉之謀未必非弔右賢王之效也惜其蹉跌使受降之城與長安之邸俱虛耳

第十一合沒虜

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敖築受降城。（正義曰。杅音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卽兵來迎我。我卽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索隱曰。應劭云。在武威縣北。）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閒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護。維王爲渠。（正義曰。爲渠帥也。）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

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呴犂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呴（音鈎。又音吁。）犂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正義曰。郎五原郡楡林塞也。在勝州楡林縣西四十里也。）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正義曰。顧胤云。鄣山中小城。亭候望所居也。）至盧朐。（音衢。匈奴地名。又山名。○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原郡相陽縣北出石門鄣。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又西北得宿虜城。按郎築城鄣列亭至盧朐也。○服虔云。盧朐匈奴地名也。○張晏云。山名也。）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居延縣故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漢遮虜鄣。即彊弩都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衆期至遮虜鄣。即此也。長老傳云。鄣北百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戰地也。）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呴犂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

增　黄洪憲曰。武帝欲遂困胡。雖因誅大宛之威。然高帝呂后二句。實其本旨。
蔡汝楠曰。語未終而止。豈史削之耶。
第十二合。失少得多。
閔如霖曰。漢爲甘言所悞。致厚賂以益其驕。不知前充國既以厚賂留矣。彼所畏在强大。厚賂烏足以結之。
王鏊曰。書法於陵有意。
第十三合。降虜
凌納言曰。此傳首段不用紀年。以當是時是時提醒者凡五。後書其三年。其明年。前六年後二歲。十四年。其冬。其秋。夏。又書漢元鼎二年。元封六年。太初三年。太初四

侯爲單于。（索隱曰。且音子餘反。鞮音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正義曰。行胡郎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正義曰。在伊州。）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曰。涿音卓。涂音以奢反。○正義曰。匈奴中山也。）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

年先後間出略則百年寥絶詳則歲記春秋或作起或作結或指在某人之前或指某事之後千變萬化眞莫知其端倪而要之條理節目井然

第十四合降虜王維楨曰李廣利爲漢擊胡數立大功有罪猶當議貸今降匈奴漢之咎也

柯維騏曰按漢武帝元封後爲太初又爲天漢爲太始又爲征和太史公于天漢二年遭李陵之禍未幾而卒故封禪書止于天漢三年河渠書止于天漢二年平準書草創未就止于元封元年乃若李廣利降匈奴在征和四年匈奴傳不應

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索隱曰、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正義曰、累、力爲反。重、丈用反。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商丘成出擊胡、軍敗乃降。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正義曰、自此以下上至貳師聞其家、非天漢四年事、似錯悞人所加。游擊說無所得。因杅敖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天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正義曰、御音語。其功不得相御當也。有詔

索隱曰、漢書云、明年且鞮死、長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晏云、自狐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卷。

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索隱曰、案、韓國要禮云（也）、仲尼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

有此文後人所增耳

董份曰太史公引此二句意最深遠微者言寓其事而不章顯也故武帝黷武所不斥言然譏其遠塞屢將而又不能終服匈奴則不言而自見矣又曰罔褒言无可褒而不敢斥言故爲忌諱而微也

劉辰翁曰罔褒謂不得不褒則有可諱矣遷亦欲爲微隱者然已著大意不滿當時以爲順從君之欲所謂席中國廣大氣奮深得體要建功不深又似惜其志之未遂成者何前後之異也則其中有難言者矣

董份曰以便偏指句不參彼己句將

之辭也。索隱曰、案、罔者、無也。謂其無實而褒之、是也。忌諱當代故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徐廣曰、徼音皎。○索隱曰、徼音工堯反。言求一時權寵也。劉伯莊音叫。徐音皎。皆非也。而務讇納其說。索隱曰、說音稅。以便偏指。不參彼己。索隱曰、案、謂說者謀匈奴、皆患其直徼求一時權幸、但務諂進其說、以自便其偏指、不參詳終始利害也。將率詩云、彼己之子。○索隱曰、彼己者、猶詩人譏詞云彼己之子是也。將率則指樊噲衞霍等也。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正義曰、言堯雖賢聖、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將相、而務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故太史公引禹聖成其太平、以攻當代之罪。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玁狁薰粥、居于北邊。既稱夏裔、式憬周篇。頗隨畜牧、屢擾塵煙。爰自冒頓、尤聚控弦。雖空帑藏、未盡中權。

黃震曰、傳之敘匈奴詳矣。大抵以其視中國爲強弱。夏道衰而狄始大。及周之興、惟命之曰荒服。周道衰、戎狄又世世爲患。秦幷天下、築長城、頭曼單于遂爲之北徙。既而中國兵爭、冒頓復興。雖高帝不免白登之圍。非其視中國爲強弱哉。然嘗論之、秦漢之待夷狄、不可復以三代比也。三代以天下爲公、諸侯各自爲守。設不幸有警、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兵驅之而已。然不常有也。秦漢以天下爲私、自京師去匈奴塞上、皆天子所自制。邊塵稍驚、勞民萬里。故秦之備胡、不得不出於長城。然此毒民之事。適以自斃、不可爲也。故漢之求安、不得不出於結約。雖下嫁公主之說不可用。若孝文皇帝賜之書、有曰天不頗覆、地不偏載、使兩國之民若一家。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嗚乎大哉言乎。文帝之心、天地之心也。持之堅、行之久、至孝景世、終無大寇。武帝卽位之初、匈奴信漢、自單于以下、往來長城下、無忌矣。乃一旦無故自爲狙詐於匈奴、兵連禍結、使天下生靈肝腦塗地。然匈奴益驕、亦終不我服。同視文景之世、得失何如哉。

率厲下文讀索隱解爲彼己將率太史公无此文法

陳仁子曰遷之贊此也以定哀之時自比而獨責將帥焉夫豈獨責將帥哉

茅坤曰太史公甚不滿武帝窮兵匈奴事特不敢深論而託言擇將相其旨微矣

又曰。愚嘗因是而論漢世綏御之方。竊于不得已之中而曲爲之處。惟文帝爲得。而仰舒之論。未可謂其迂闊也。蓋漢之于夷狄。非復五帝三王有綏服要荒。漸次而至。風土之遞易。分限之等差也。塞之內皆耕田鑿井安土重遷之民。塞之外卽逐水草而居。遷徙無常之夷狄。時時抄畧。勢所必至。遠在萬里。何以制之。帝初卽位。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論盛德焉。且因高惠之舊。量時度宜。與匈奴復修和親。一切與之相安。雖尉佗自帝。亦溫辭以感服之。德至渥矣。匈奴或背約入寇。逐之出塞卽止。曲常在彼而不在我。烟火萬里之樂。由此基之。使經漢之世。待夷狄皆如帝。何不可者。武帝一信聶翁狙詐之說。反以匈奴之擾漢者擾夷狄。尤而效之。罪殆已甚。逮其兵連禍結。海內蕭然。其害烈于匈奴之抄寇。何啻萬萬。董生之論。似過于弱。而實足以藥武帝之膏肓。固乃歷歷排闢之峻何歟。不然。文帝之富庶。武帝之虛耗。一和一戰。成效竟何如哉。

何景明曰。漢武之才過于文景。承三世之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以白起爲武安君。商鞅爲商君。范睢爲應侯。漢武以衛青爲大將軍。李廣利爲貳師將軍。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其功實之辨。故白起商鞅范睢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蹙。衛青李廣霍去病之功。益高而漢之海內益危也。

余有丁曰。傳內每言擊胡輒入邊殺掠。及留胡使。胡亦留漢使。相當。至匈奴遠遁。破耗矣。然猶不能臣服之。且不免浞野李陵貳師之敗。沒見武帝雖事窮黷。而未得十分逞志也。篇中大意如此。其徵旨實寓譏云。

凌約言曰。太史公紀武帝征伐之事。先以文景和親匈奴信漢。然後序兩將軍連年出塞。又必隨之以匈奴入塞殺畧甚多。紀酷吏傳。先之以吏治烝烝。民村畏罪。然後序十酷吏更迭用事。又必隨之以民益犯法。盜賊滋起。可見匈奴盜賊之變。皆武帝窮兵酷罰致之。此太史公微意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 終

茅坤曰兩將軍爲一傳太史公用意摹寫處其傳大將軍也所當戰功益封由姊子夫爲皇后及姊子去病之從大將軍而爲驃騎也驃騎將略殊无可指點處特以子夫姊子遂從大將軍勒戰而有成功並附公孫賀篇末尤可印證

按少兒卽霍去病母

入一本作人

費袞曰人奴之爲一句生得毋笞罵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吳興 凌稚隆 輯校
溫陵 李光縉 增補
日本 大鄕穆 伊地知貞馨 點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正義曰。漢書云。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之家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索隱曰。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漢書曰。與主家僮衛媼通。案。旣云家僮。故知非老。或者媼是年老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衛氏。又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爲父與母皆未明也。〕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夷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索隱曰。案。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爲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疇。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故冒姓爲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爲衛媼。媼長女衛孺。〔索隱曰。漢書云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卽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徐廣曰。步一作少。〕皆冒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索隱曰。漢書作民母。顧氏云。鄭季本妻。編於民戶之間。故曰民母。今本亦或作民母也。〕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索隱曰。音去聲。〕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張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正義曰。按。居室。署名。武帝改曰保宮。灌夫繫居室是也。〕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卽足矣。

即足矣爲一句生讀如生乃與噲等爲伍之生同謂人方奴我平生得无笞罵已足矣安敢望封侯事則語有意味而句法雄健今人或以人奴之生爲一句只移一字在上便凡近矣

茅坤曰詳次非幸之禍已而非望之福可怜可諦悲幸並至

按此上詳衛青所以得通籍於后宮

按此下歷敘青戰功

茅坤曰太史公一篇語脉廼畫工施粉黛處凡衛子夫得幸上輙與衛青寵任處相串而進

按校尉有功每冠以青歸功青也

按傳內多以詔書伐敘武功

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子季須。元鼎元年季須坐奸自殺。○正義曰。文穎云。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索隱曰。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也。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索隱曰。篡猶劫也。奪也。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亾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索隱曰。即衛太子據也。立爲皇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索隱曰。高闕山名。○小顏云。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也。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正義曰。今夏州也。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索隱曰。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亭名也。○正義曰。服虔云。鄉名也。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爲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抄邊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索隱曰。小雅出車之詩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正義曰。即雲中郡之西河。云勝州東河也。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如淳曰。案。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索隱曰。案水經云。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

楊愼曰、裨王、猶孟子傳所云裨海也。裨、小也。

(焉。東經榆林塞、爲榆谿、是榆谿舊塞也。)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爲北河作橋梁。○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北河在靈州界也。)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索隱曰、崔浩云、北塞名。)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執訊獲醜。(正義曰、訊、問也。醜、衆也。言執其生口問之、知虜處、獲得衆類也。)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徐廣曰、友者、太守名也。姓共也。)入略雁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文穎曰、音狙。)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曰、賈逵云、裨、益也。小顏云、裨王、小王也。若裨將然。音頻移反。)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

王懋曰、太史公三用青子字、此古人純質處。

茅坤曰、此著大將軍得力甚多。

保一本作褓。漢書同。

按此四人功不同、故各敘。

按敘四將軍功、而曰從大將軍、再從大將軍、三從大將軍、各三從大將軍、亦歸功青也。

註驃騎一本作車騎。

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曰、案、謂下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正義曰、伉、音口浪反。)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保中、(正義曰、襁、長尺二寸、闊八寸、以約小兒於背。褓、小兒被也。)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索隱曰、顧祕監云、傅、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云、傅、音附。言敖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索隱曰、案、非邑地。因戰功爲號、謂軍合驃騎、故云合騎。若冠軍從驃然也。)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庾。○索隱曰、服虔云、窳渾、塞名。漢書作寘渾。寘音田。)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傅戰獲王。(索隱曰、搏、音博。博、擊也。小顏同。今史記漢書本多作傳。傳猶轉也。)

註一本無下博字

按此李朔等三人李沮等三人功俱同故俱合叙

凌約言曰、按太史公叙校尉李朔云云、與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云云、文字鄭重、不嫌重疊、至漢書則省其詞曰、校尉某某某以千三百戶封爲某某某侯、則氣索矣、觀檀弓篇叙石祁子事、不數字而有五沐浴佩玉之文、字固當如此

按斬首級、謂得取一首、拜爵一級、非曰取人首級也

王愼中曰、史記二將軍每一出兵、卽繼以匈奴寇邊殺略多、以明二將軍非能禦寇、乃寇之招也

以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爲南窌侯。徐廣曰、窌宜作窌、音匹孝反。○索隱曰、韋昭云、縣名。或作窖、字林云、大下卯、與穴下卯並音匹孝反。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靑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衞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幷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

邵寶曰、周亞夫不聽天子詔、文帝以爲眞將軍、衞靑以蘇建歸天子自裁、抑何異也、令出不可貳、罪疑不敢專、夫固各有當也

王維楨曰、此以下入霍去病、絕无痕迹

按漢書云、去病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

大將軍下一本重大將軍三字

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張晏曰、正、軍正也。閎、名也。○正義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徐廣曰、儒生。○索隱曰、案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靑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奏泰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卽少兒也。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索隱曰、服虔音飄搖。大顏案、荀悅漢紀作票鷂。票鷂、勁疾之貌也。票音頻妙反。鷂音弋召反。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

茅坤曰、插入王夫人一段、所以綿續衛子夫后宮之寵也。

董份曰、二功並封、亦以從大將軍故也。

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曰、案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云、漢軍亡失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胡侯。○索隱曰、行音胡浪反。謂籍若侯是匈奴祖之行第。產、即大父之名。生捕季父羅姑比。索隱曰、案顏氏云、羅姑比、單于之季父名。○小顏云、比、類也。案下既云再、無容更言類也。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為眾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正義曰、大夏國在大宛西。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

按此以下多敘驃騎將軍事。

按漢書霍去病合短兵鏖皋蘭下、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註、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今史記於短兵下无鏖皋蘭下一句、於斬盧胡王下却言誅全甲、殊不可解、蓋傳寫之誤也。徐廣註曰、全一作金、因其誤而註。

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徐廣曰、驃一作剽。○正義曰、漢書云、霍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司、品秩同大將軍。說文云、驃、黃馬髮白色。一曰、髦尾。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漢書音義曰、盭音戾。山名也。討遬濮。索隱曰、遬音速、濮音卜。崔浩云、匈奴部落名。案下有遬濮王、則是國名也。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懾慴者弗取。文穎曰、恐懼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懾、失氣也。劉氏云、懾、式涉反。慴、之涉反。冀獲單于子。徐廣曰、一作與。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正義曰、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姓者、即其種。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金。○正義曰、全甲、謂其足不失落也。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為主。○索隱曰、案張晏云、佛徒祠金人也。屠音儲。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

之耳

茅瓚曰。若如一說。則是方敍驃騎之功。而又計其損失之數也。當依小顏所云。

按敍軍功而曰從驃騎再從驃騎至封從驃侯。歸功去病也。

按師古云。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

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索隱曰。韋昭氏音支。西域傳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間。餘衆保南山。遂號小月氏。）攻祁連山。（索隱曰。小顏云。即天山也。匈奴謂天爲祁連。○案西河舊事謂白山即天山。祁連恐非也。）得酋涂王。（張晏曰。胡王也。○索隱曰。酋音才由反。涂音徒。漢書云。揚武乎鱳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此文省也。）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正義曰。率音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一云漢兵亡失之數。下皆類此。案一說爲是也。）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且王。（正義曰。遬音速。濮音卜。○索隱曰。且音子余反。）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索隱曰。漢書作右千騎將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之將。屬趙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也。或云右千騎將即匈奴王號也。）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爲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以爲號。）校尉句王高不識。（徐廣曰。句音鉤。匈奴以爲號。○索隱曰。案二人並匈奴人也。）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索隱曰。案三字共爲王號。）王子以下十一人。

董份曰。嘗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爲句。軍亦有天幸承上文來。皆言驃騎也。而王右丞詩云。衛青不敗由天幸。則是以大將軍別起爲句矣。不知太史公此傳專右大將軍而貶驃騎。謂驃騎受上寵。又有天幸。所以不困絕而成功也。右丞偶誤。況其他乎。史記誠不易讀也。

茅坤曰。太史公一篇精神注此。

董份曰。太史公歷敘諸將。則右李廣而貶青。與青並言。則右青而貶去病。反覆其文自見。

王世貞曰。驃騎將軍以輕騎絕大漢。數得志。此豈出天幸不至乏絕哉。而太史公傳自

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爲宜冠侯。（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軍戰。故宜冠。從驃之類者也。）校尉僕多有功。封爲煇渠侯。（索隱曰。案漢表作僕朋。疑多是誤。煇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索隱曰。選音宣變反。謂驃騎常選擇取精兵。）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索隱曰。案謂遲留零落不遇合也。）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索隱曰。案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

鹵獲封戶外畧而不具載意其以文章奇天下快快奇數不欲令武士見所長耳及讀至帝欲以孫吳兵法教驃騎不肯受曰不至學古兵法顧方畧何如夫然後而知驃騎將軍之微也

按仍與漢書作仍與註重興軍旅之勞也

王鏊曰分徙降者冝是

茅坤曰今年渾邪王降衆數萬而明年卽系以匈奴殺略數千人此皆太史公精神所註處

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索隱曰漯音他合反。案地理志縣名在平原。】封其裨王呼毒尼爲下麾侯。【文穎曰毒尼胡王名。】鷹庇爲煇渠侯。【徐廣曰一云篇訾。○索隱曰漢書鷹作雍。庇音必二反。又音疋履反。○案漢書功臣表元狩二年以煇渠封僕朋。至三年又封鷹庇。其地俱屬魯陽。未詳所以。○正義曰煇渠表作順梁。】禽梨爲河綦侯。【徐廣曰禽一作烏。○索隱曰案表作烏梨。】大當戶銅離爲常樂侯。【徐廣曰離一作稠離也。○索隱曰徐注與漢書功臣表同。此文云銅離。漢書云調離。字又異也。】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駻。【晉灼曰獟音欺譙反。○索隱曰說文獟作趬。行疾貌。○悍音胡旦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正義曰言匈奴右地渾邪王降。而塞外並河諸郡之民無憂患也。】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義曰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雲中。並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正義曰以降來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言屬國也。】

按師古云輕留謂漢兵不能輕入而久留也

按轉謂運輜重踵接也

茅坤曰大將軍此戰極爲奇絕以不得並驃騎益封故

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索隱曰案幕卽沙幕。古字少耳。○輕留者謂匈奴以漢軍不能至。故輕易留而不去也。】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正義曰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接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卽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値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也。】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

太史公盡力描寫。令人讀之凛凛有生色。
楊愼曰。自日且入至二百餘里。寫得如畫。唐詩胡沙獵獵吹人面。漢虜相逢不相見。又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皆用此事。

擊。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挐。（正義曰。三蒼解詁云。紛挐相牽也。）殺傷大當。（索隱曰。以言所殺傷大略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正義曰。遲音値。）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索隱曰。遲音値。遲者。待也。待天欲明也。漢書作會明。諸本多作黎明。鄒氏云。黎。逮也。然黎黑也。俟天將明而猶黑也。）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徐廣曰。窴音田。）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索隱曰。谷音祿。蠡音黎。又音離。）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

按太史公先以所斬捕一句略下總去病功。復於下詔書中詳之。
王維楨曰。靑與去病兩將軍同出塞擊胡。而去病有功益封。諸吏卒皆侯。靑獨無功。亦有利不利哉。
王維楨曰。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言深入有功也。
注一本曰下有一字。

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允。駰案。應劭曰。所降士有材力者。）約輕齎。絶大幕。涉獲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索隱曰。小顏云。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謂涉水而破獲之。漢書云。涉獲單于章渠也。）以誅比車耆。（晉灼曰。王號也。○索隱曰。比音必耳反。）轉擊左大將。（索隱曰。案。漢書名雙。）斬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曰。漢書作度難侯。小顏云。山名。歷度也。）濟弓閭。（晉灼曰。水名也。○索隱曰。包愷弓音穹。亦如字讀。）獲屯頭王。（漢書音義曰。胡王號也。）韓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一作耆。○索隱曰。李奇云。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曰。積土爲壇於山上。封以祭天也。祭地曰禪。）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索隱曰。按崔浩云。北海名。群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廣志在沙漠北。）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絶。（索隱曰。逴與卓同。卓。遠也。）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正義曰。與音余。）不失期。從至檮余山。（索隱曰。檮余音桃徒。）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尉

董份曰是役大司馬逐亡單于斬首虜萬餘而不益封故太史前備著大將軍戰獲狀而于驃騎則但云捕斬多而已不著其級次此亦顯微而闡幽也

茅坤曰史遷所不滿驃騎處種種可見古之大將能成功者多幸而會

王世貞曰賢哉任安也其猶有古俠士馮讙嬰卿之風

邢山徐廣曰作衞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卽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索隱曰劉氏復音伏。小顏音芳福反。漢書專作剸。小顏音之兗反。軒音九言反。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爲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卽軒爲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徐廣曰故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爲關內侯。食邑二百戶。索隱曰敢李廣子也。校尉自爲爵大庶長。索隱曰案徐自爲也。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索隱曰案如淳云本無大司馬。今新置耳。案前謂太尉。其官又省。今武帝始置此位。衞將軍霍驃騎皆加此官也。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擧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周仁陰重不泄。其行亦同也。有氣敢任。索隱曰謂果敢任氣也。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

爲當大將軍盛時士爭自潔飾求眩其趨之也若飄風之集羽其用之也若烈火之炙手而安與田仁方以貧事家監得養惡齧馬非有國士之遇也迨趙禹過擇郎將得安大將軍猶不肯此子安何德灰冷鳥散而安如故大將軍始知有安晩矣語曰歲寒知松栢之後凋難能哉驃騎不以望過安驃騎亦難矣

按蘇秦傳云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鷄走狗六博蹋鞠者蹋鞠戲具也謂爲講武者非是

王維楨曰去病死天子旌功制謚如

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爲營域。○索隱曰鞠戲以皮爲之。中實以毛。蹴蹋爲戲也。劉向別錄云蹋鞠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三蒼云鞠毛可蹋以爲戲。故云蹋鞠。鞠音巨六反。○正義曰按蹴鞠書有域說篇。卽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正義曰屬國卽上分置邊五郡者也。玄甲鐵甲也。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像祁連山。索隱曰案崔浩云去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令爲冢象之以旌功也。○姚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衞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冢上有豎石。前有石馬相對。又有石人也。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之謚也。桓廣地之謚也。張晏曰謚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索隱曰案景桓兩謚也。布義行剛是武之謚也。辟土服遠是廣地之謚也。○以下去病平生有武蹟及廣邊地之功。故云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也。子嬗代侯。索隱曰嬗音市戰反。嬗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嬗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

此諸將寧不感哉

按愛幸二句尤見武帝惓惓去病之餘意

王鏊曰自古陰符將家無子

按自大將軍下收拾一篇用兵首尾

茅坤曰太史公無限深情

按此以下紀大將軍功

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諡爲烈侯。子伉代爲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正義曰。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爲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云。）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索隱曰。謂凡計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幷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爲將者十四人。（索隱曰。案漢書云。爲特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也。）爲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

茅坤曰賀之妻衛媼大將軍之姊而驃騎之母姨也

事武帝漢書作事景帝

余有丁曰按驃騎將軍武帝立名以寵去病本傳前云

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正義曰。今慶州本義渠戎國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也。）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爲平曲侯。（徐廣曰。爲隴西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爲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爲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南窌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鼎六年。）以浮沮將軍出五原（索隱曰。沮音子餘反。）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徐廣曰。太初二年。）以太僕爲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爲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爲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奸。（徐廣曰。陽石一云德邑。）爲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服虔曰。郅音室。○索隱曰。小顏音質。○案北地縣名也。○正義曰。之栗反。○今慶州弘化縣是。）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爲驍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以

賀爲輕車將軍。又曰騎將軍。此驃字必誤。

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索隱曰。杅音于。）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曰。余音餘。又音徐。案水名。在朔方。）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索隱曰。音沮豆之沮。）雲中人。（正義曰。今嵐勝州也。）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曰。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樂安侯。已爲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衞將軍青。有功。封爲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再爲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

程一枝曰。蘇建家在大猶鄉。張騫家在漢中。二家字本作冢。蓋因字形相似而訛也。太史公所以載此二冢者。正從驃騎冢像祁連山波及之耳。此文家血脈貫通處。

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衞將軍青。有功。爲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爲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爲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博望侯。三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爲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祋祤人也。（索隱曰。縣名。在馮翊。祋音都活反。又音丁外反。祤音詡。○正義曰。上都誨反。雍州同官縣。本漢祋祤縣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

増訂史記評林 ○ 卷一百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 十一 ○ 鳳文館

按此以下紀驃騎將軍功。

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爲龍頟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爲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爲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爲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衞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曰。以善御求見也。）侍中。爲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剽姚校尉也。）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謂涼肅等州。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燉煌等郡。）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

按此傳獨言後一歲後二歲後六歲。與他傳不同。亦變體也。

茅坤曰。世將之後多褒。

劉知幾曰。敘事之體。有假贊論而自見者。如衞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此則記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贊論而自見者也。

王充曰。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爲賢君。衞將軍霍去病門无一客。亦稱名將。

楊愼曰。載蘇建之語。而結之曰。其爲

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郡。今邠州。）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爲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衞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正義曰。今勝州。）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爲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爲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徐廣曰。元封二年。）擊虜樓蘭王。復封爲浞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初二年。）爲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亡歸。涉四年。）後坐巫蠱族。自衞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爲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衞氏無爲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

將如此著其善能保功名也

賢大夫毋稱焉。索隱曰、謂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索隱曰、與音預。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索隱述贊曰、君子豹變。貴賤何常。青本奴虜。忽齒戎行。姊配皇極。身尚平陽。寵營斯僭。取亂彝章。剽姚繼踵。再靜邊方。

陳仁子曰、賓客之害。吾於史遷贊孟嘗。又於第五倫彈竇氏。一再言之矣。特孟嘗之時。天下分列。猶不足責也。竇氏立清朝植私黨。大可罪矣。若夫以大將軍之勢。雖能禦之而能以嬰蚡之賓客為懲。亦可謂善處盛強者。然且未也。黯為揖客。大將軍猶賢之。殆非純以客為賤者。客固有賢不賢也。乃若宰相之職。則又不然。要當如狄梁公呂正獻。不為私門植桃李。而為國家收拾人才。殆又不可以青藉口。

楊維禎曰、史謂鄭通無他技能。有所荐達。獨自謹身媚上而已。鄭通何者。而責以荐達賢才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貴於薦士。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臣荐士之義。而遷辭以刀鋸之餘。奈何荐天下豪俊。衛青既貴。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其故吏蘇建亦勉以觀古名將招選之義。而青謝以魏其武安厚賓客。天子嘗切齒。人臣奉法何與招士。舉此二者。他可知矣。

黃震曰、衛青者奴隸。鄭季之遺孽。而霍去病其甥也。漢武帝以青之姊子夫為后。因生事夷狄。而官青曰大將軍。官去病曰驃騎將軍。公孫敖嘗脫衛青於難。亦官之至將軍。青之長姊嫁公孫賀。賀為將軍。且至宰相。其餘侯者非兩將軍之親戚。則其門下人也。他日貳師將軍亦以後宮之故。生事大宛。而使之貴。帝平生窮兵黷武。使海內蕭然。觀其所由。往往為榮宮妾地爾。而曰春秋大復讎之義。其誰欺。欺天乎。且受圍與嫚書。未可以讐言也。文景和親。相安已久。否而嚴守備。則置一李將軍。匈奴不敢入塞矣。何紛紛為。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一　終

又曰、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震夷夏。今看其傳。殊無奇績。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如此。豈常手可望哉。

王世貞曰、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為太史公敘法之奇者。然其論衛將軍曰、於天下無稱。於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乏絶而已。嗚呼。匈奴天下莫強焉。其所以數勝而不絀者。豈盡天幸耶。至伍被之所以奇大將軍於淮南王者。又胡無稱也。李廣蓋屢戰而屢敗也。太史公津津不啻口出焉。敘其材力慓果。負誼桀驁仁鄙。指畫軍事若貌也。於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如此。是可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卒廢以老。如公孫弘兒寬者二將靡耳。奈何擁容取公相為也。彼蓋以李廣自況也。太史公於游俠刺客貨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感慨。獨於李廣衛霍傳比與之義多。吾既深於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摧勝之妙。使後人不得尋也。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